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葡杰作

ZUN JING DE
尊敬的阁下
GE XIA

〔埃兹〕纳吉布·马哈福兹
萧和基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79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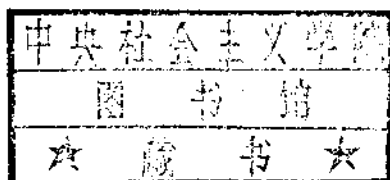
I 411.45/2

尊敬的阁下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蒋和平 译

杨孝柏 校



文化艺术出版社

根据贝鲁特格勒姆出版社 1977 年 6 月第一版翻译

尊 敬 的 阔 下

[埃及]纳古布·马哈福兹 著

蒋和平 译

杨孝柏 校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40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95000

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39-0062-8/I·39

定 价:2.70元

内 容 提 要

纳吉布·马哈福兹，埃及当代著名作家，阿拉伯文学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小说家，198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小说创作把阿拉伯小说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书是他的一部中篇讽刺小说，成书于1975年。

故事通过对一个出身寒微却官瘾十足的小职员奥斯曼的描写，揭露了1952年革命后埃及社会的阴暗面。为了登上梦寐以求的局长宝座，奥斯曼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并为此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他并非超凡脱俗之辈，为了满足欲望，他也寻花问柳，求得一时欢乐。当他历经坎坷，终了心愿的时候，却只能带着这份喜悦和晚年婚姻失败的悲哀告别这他奋斗一生的世界了。

文章语言精练，笔触辛辣，发人深省。

门开了，只见那房间开阔无比，呈现出一个充满情趣和刺激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摆满各种杂物的狭窄的地方。

他深信，所有踏进这里的人，都会被吞灭、融化的。他的整个身心都沸腾起来，陷入了一种眼花缭乱的迷幻境界。

首先，他的大脑失去了自控，忘却了一心渴望去看一看的那些东西。忘了去看那地板，那墙壁，那顶棚，甚至，忘了去看一眼那个安坐在一张豪华的办公桌后面的“神”！

恰似受到一阵电击，一阵富有创造性、颇具启迪的电击，使他的内心深处，对这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生活排场，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爱。

有一股力量在召唤他，让他去对此顶礼膜拜，鼓动他为此献出一切。不过，他也只是象别人那样，显得虔诚笃信、毕恭毕敬、老老实实的。就象初生的婴儿，在有所期望之前，先得大哭一场一样。

禁不住难以抗拒的诱惑，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安坐在那张办公桌后面的“神”，随即垂下了眼帘，显出了自己的所有恭顺之态。

哈木宰·苏维菲处长走在这支小队伍的前面，对局长说：

“阁下，这些都是新来的职员……”

局长的目光扫视着包括他在内的一张张脸。他意识到，自己从此已进入政府部门，并得以出现在局长阁下的面前了。

他似乎听到一种奇特、低沉的嗡嗡声。这声音，或许只有他一个人听到。或许，这正是命运之声。正迟钝地猜测着，局长阁下说话了。那声音缓慢、平静、低沉，觉不出其中有什么值得一提之处。他问道：

“都有高中文凭？”

哈木宰·苏维菲答道：

“其中有两个是中等商科毕业的。”

局长以一种鼓励的语气道：

“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瞧，高中文凭代替了小学文凭。”

大家都放下心来，越发敬畏之中，掺进些许兴奋。

这时，局长又道：

“请诸位用勤奋和正直来实现对你们所寄托的希望吧！”

接着，看了看名单，出人意料地问：

“你们当中，哪个叫奥斯曼·白尤米？”

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那人点了自己的名字，这在他心里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他向前迈了一步，恭敬地低下头，轻声道：

“是我，阁下。”

“毕业考试，你的名次很不错，干吗不完成学业呢？”

他惶然地沉默了。事实上，他不知该说什么。虽然，在他的头脑中，答案是现成的。

处长好象要为他辩解，接口道：

“可能是环境所迫吧，阁下！”

他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低沉的声音，听到了命运之声。他这才第一次感到，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蓝色的烟雾，一股奇妙的幽香溢满了整个房间。

他并没有因为被人指出自己境遇的艰苦而忧愁哀伤。局长阁下同情他，赏识他，这已使他身价百倍了。他自忖，自己定能单枪匹马，与一支戎装部队浴血奋战，而立于不败之地。确实，他感到自己轻飘飘的，已升入云空雾海，沉醉在一种痴狂的欢乐中。这时，却听见局长敲了敲桌子，示意会见结束，说：

“谢谢大家，再见！”

在离开这个房间时，他暗自念了《古兰经》里的“库尔西”这节经文。

二

“主啊，我全身都沸腾了！”

火，从他心灵的底部往上蔓延，燃到了那沉湎于梦幻的大脑。只是发人深省地看了一眼，一个天地便展现于眼前，如同由炫目的光环组成的巨浪，向他

活现。他把这个天地，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疯狂地紧攥着。

他常幻想、希冀、期求。可这次却燃烧了，沸腾了。在圣火的光辉中，看到了生活的真谛。

在现实生活中，已决定让他进档案科。怎样开始，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生活就是从一个细胞开始的。不，连细胞也没有，是从零开始的。

他欢欢喜喜地来到这新的单位，走进了部里的地下室。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阴暗和陈旧纸张的气味。透过装了铁栅栏的窗子，看到外面的地与他的头部一样高。眼前是一个大厅，两边紧挨地放着档案柜，另有长长的一排柜子把大厅纵向分开。职员们的办公桌，则夹在柜子空隙里。

他跟着一个职员，向一张办公桌走去。这桌子四周空空荡荡的，象是摆在正中的一个神坛。那儿坐着的，便是档案科科长。

奥斯曼还未从他那神妙的幻梦中清醒，甚至进了地下室，也还未醒悟。他心不在焉，神不守舍，十分激动地紧跟那个职员走着，一边自忖：

“一个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那职员把他介绍给科长：

“奥斯曼·白尤米先生，新来的职员。”

然后又把科长介绍给他：

“我们的科长，赛阿凡·白斯尤尼先生。”

他在科长的脸上，看见了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亲近感，好象他们本来就是同巷而居的邻人。他喜欢科长脸上那突出的颧骨、带有深沉肤色的绷着的

面部，以及那蓬乱的花白头发，更喜欢他那和蔼可亲、徒劳地想表露领导威严的眼神。

科长笑了笑，露出了他脸上最丑陋的部分——缺了门牙的一嘴黑齿，说道：

“欢迎你，我们的新职员，请坐！”

他开始翻看着委任书上的照片，然后说：

“欢迎，欢迎！生活嘛，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迎接，然后送别。”

奥斯曼心里说：“尽管如此，生活也还是永无止境的！”这时，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微风，带着各种气味，向他袭来。便又自忖：“生活永无止境，却也需无穷的毅力……”

科长指着一张表面粗糙不平，颜色剥落，上面洒满了暗淡墨迹的空桌子说：

“这是你的办公桌。好好看一下椅子，不起眼的小钉子也会把你的新制服撕破的。”

奥斯曼说道：

“赞美真主，我的制服已经很旧了！”

科长继续警告道：

“打开档案柜子时，要念一段忠诚章。^①上次过节前，从一个柜子里爬出来一条一米多长的蛇呢！”

科长笑得直咳嗽，尔后又补充道：

“可它不是毒蛇……”

奥斯曼忧虑地问：

“怎样才能区别有没有毒？”

① 即《古兰经》第112章。

“你找档案科服务员好了，他是从艾布拉瓦什来的，那可是个蛇乡！”

对此，他装得并不放在心上的样子，只当是一句玩笑。他心中暗自责备，怎么竟没有好好看一下局长大人的屋子？怎么竟没有细细端详他的脸庞和模样？怎么竟没有尝试去了解，是什么奥秘使大家都服从他，对他俯首贴耳？

这就是一种受人崇拜的威力，这也是一种美，是大于世界里的一个玄秘。在这块土地上，对于心明眼亮的人来说，天神的无数秘密都将会袒露无余。

迎接和送别，其间的光阴并不长，可是，这也是永无止境的。那些忽略了这一事实的人真太可怜了！有的人，象赛阿凡·白斯尤尼那样，总没什么进展。他是个不幸的好人。他念诵着这一至理名言，却从中什么也没有学会。父亲白尤米大叔也是这样的。不象那些被圣火燃得沸腾的人，他们眼前有一条幸福的大道，可以从八级职员一直爬到局长的显赫地位。这是老百姓的最高理想了，此后便再无所求。

这便是顶峰了。在这个地位上，可体现出神的仁慈和人的骄傲。八级、七级、六级、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以至局长。要三十二年，奇迹才会发生。或许，要更长的一段时间。至于中途会受挫的人，则难以数计。宇宙的规律，并不适用于人类，尤其是他们这些职员。时间，就好象一个温顺的小孩，滞留于他的双手之中，他却还不能预见明天。

他的整个身心都沸腾了，事情就是如此。仿佛

胸中炽热的火，已照亮了苍穹中的星星。我们自己全都是难解之谜，只有造物主才能探知其中隐情。

赛阿凡·白斯尤尼先生对他说：

“你首先要熟悉一下处理来函，这容易些。”

然后，又笑着说：

“档案科的文书必须在工作时脱去上衣。或者，缝个布袖套带上，免得沾上土或扎着大头针。”

这些都好办，真正难办的是，这时光可怎么熬啊！

三

在他那包括一个单间及其附属设施的住所，他才看清了自己，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内涵。他敏感、警觉地生活着，要把自己装备齐全。

透过小小的窗户，能看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侯赛尼胡同。这胡同，恰似他灵魂与肉体的延伸，狭长曲折，是以停靠驴拉板车和供驴饮水而著称的。他出生以及度过孩提、青春时代的那座房屋已经倒塌。在它的废址上建起了一个停放手推车的小院落。

要不是死后去坟墓，这个胡同里的人很少会彻底离开这里。他们在麦比特区、德拉赛区、新路区以及比这更远的地区等各个地方工作。可是傍晚总要回到这个胡同来。

这胡同，有个令人感到亲切的特征，那就是在这

儿不存在什么窃窃私语或难言隐私，一切都是大声明说的。口气很冲，有至理名言，也有粗俗乡语。其中，就近便能听到一个有力、粗壮、尚不服老的声音。那就是房主人侯斯尼妈的声音。

永恒的梦想是会令人感到沉重的。不过自己昨天原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成了什么人？象自己这样的，应该知难而进，而不能随波逐流，缺乏严密的计划。他常梦见自己要解手，却总能在适当的时候醒来。这意味着什么？

侯斯尼妈是他妈妈的朋友、同伴和指导，是终生好友。两人都是板车夫的妻子，都是辛勤的劳动者，都有蚂蚁般的忍耐和坚韧，为挣得几个铜板而忙碌，以此帮助丈夫，养家糊口。捐客、女仆、媒婆等等，她俩都干过。他母亲操劳至死。而侯斯尼妈，则还干得非常起劲。她运气好，赚得也多，积攒了一笔钱，用来盖了栋三层楼房。底层作木料库，另两层是套间。她住一套，奥斯曼住一套。她儿子侯斯尼只留下了名字，战争和灾难把他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他在那儿定居了。

莫非，自己就不该有所梦想？凭着胸中燃烧的神圣烈焰，他要梦想；凭着这小小的住房，他还是要梦想。他已经习惯于梦想，就如同习惯了那床、沙发、箱子和席子；也如同习惯了从自己喉管中发出并在牢固、黑暗的四壁之间回荡的抑扬声音一样。

自己昨天原是什么样的？父亲想让他象自己一样，也当板车夫。但是，私塾的老先生对他说：

“白尤米大叔，信赖真主，送孩子上小学去吧！”

父亲惊讶了，问：

“做礼拜要念的几段《古兰经》他不都会背了吗？”

老先生说：

“这孩子很聪明，有头脑。或许，有一天会成为政府职员！”

白尤米大叔不信，哈哈大笑起来。

老先生道：

“应该去宗教基金学校，或许，会免费接受这孩子的。”

白尤米大叔犹豫了一段时间，尔后，便奇迹般地让奥斯曼进了小学。在学校里，奥斯曼取得了令人吃惊的优异成绩，拿到了小学文凭。与胡同里光着脚丫的那些孩子不同，他那敏锐的双眼，看到了跳动的心里闪出的第一道神圣的火花。他确信，真主祝福他的前进步伐，替他打开了无限前程的大门。

他又进了中学，还是免费的，取得了侯赛尼胡同里谁也难以置信的成绩。白尤米大叔病危了，那时，奥斯曼才上中学二年级。因此，很为自己给儿子的这种安排后悔。他说：

“我要走了，留下你这个还不能自食其力的孩子，谁来赶车？谁来支撑这个家呢？”

父亲满面愁容地咽了气。母亲加倍操劳，希望真主能让她儿子成为一个大人先生。真主不是什么都能够做到吗？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突然去世，奥斯曼就能完成在高等学校的学业了。为此，他十分伤感。尤其使他难受的是，对自己的抱负和神圣理想，他是

有周密考虑的。

对双亲的怀念，亦是神圣的。每逢忌辰，他都要去谒拜父母的墓。那墓是捐来的。在旷野的一片荒冢中，几乎难以辨认。

如今，他孤苦伶仃的，就象是断线的风筝。长兄原先是个警察，在一次游行中丧了生；姐姐在热病医院死于伤寒；另一个哥哥则死在了狱中。一想起自己这个家，他便难受，便悼念双亲。他把这些往事和一出高雅的戏剧相比拟，怀着敬畏的心情回顾着。

胡同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不同的志向和莫测的外力，随后才能在永恒中变得神圣。因此，他是无限地信赖自己的，不过，最终还是要依靠荣耀的真主。因此，他履行每项宗教的义务，尤其是星期五到侯赛因清真寺去做聚礼。象胡同里的人一样，他相信宗教与浊世并无区分，互为依存。局长这一级别的闪光宝座，不过是漫无尽头的神圣路上的一块圣地。他异常清醒地生活于同事之中，收集了有关的警句名言，然后专心致志地研究出一个详细的前景规划。又归纳出几条，写在一张工作纸笺上，以便每天上班前都能重温一遍：

工作及生活准则

1. 细心、忠实地履行职责；
2. 研究被人们奉为圣书的财政条例；
3. 跟那些在家自学的学生一样，自学以获得高等学位；
4. 除阿拉伯语外，再专门进修英语和法语；

5. 用一般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尤其是对公务员有用的知识;

6. 努力赢得头头的信任和欢心;

7. 在保持个人尊严的同时,尽量利用有利的机会。
比如,为重要人物提供道义上的帮助,交有用的朋友,缔结一个美满的婚姻,以铺平前进的道路。

他常在那个挂在窗户和衣帽钩之间的小镜子前照一照,以便检查一下仪表,使自己在这方面放心。无论如何,他的仪表也不会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体格健壮,这一点象胡同里的其他孩子一样。长着瘦长、褐色的脸,宽阔发亮的额头和修剪过的头发。总的说来,他的身体足以担当任何要职。

他从内心深处得到了力量和鼓舞,自语道:
“开始得还不坏,路却是永无尽头的啊!”

四

旷野中的幽会也是神圣的。他带着一颗热恋的心和卸却岁月重担的愉快向她跑去。沙漠的边缘,有一条废弃的古道。在最底一级台阶上,他俩在绚丽夕阳的宽阔怀抱中并肩而坐。无垠的沙漠在眼前延伸,直至山麓。

那姑娘在唱着一支无言的歌。深褐色的皮肤,就象是撩人的夜色。这褐色是从埃及母亲和努比亚父亲那里承袭下来的。她六岁时,父亲就死了。他俩

在胡同里早就是同学，随后才各走各的生活道路。

盯着她那双大大的丹凤眼，看着她那娇小的、青春洋溢的身体，他觉得面对的便是个典范，能激起他人的天性，使他兴奋、渴求。

那姑娘，是他孩提时在胡同里、平台上的伴侣，也是他念私塾时的同学。尽管她还没超过十六岁，但已被人认为是个娴熟的家庭主妇了。七个姐姐嫁人后，她成了妈妈唯一的帮手。

赛伊姐笑了。她总是面带微笑，目光明亮，手脚频繁、敏捷、紧张地活动着。山坡上吹来一阵干燥的微风，拂动了她那粗黑的鬈发。她打破甜美的沉寂，说：

“你进了政府部门，我妈很高兴……”

他戏笑地问：

“那你呢？”

姑娘笑而不答。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用自己富有棱角的嘴去吻她那丰满的双唇。两人谁也没提过爱字，只是在幽会时用拥抱和接吻来表达恋情。他的心里，有一种对简朴、愉悦的生活的热爱，这使姑娘感到满足。他也是全心全意去爱那姑娘的，因为他看重她的一些优点及她的忠诚。他直觉地感到，她会使自己幸福。

“你成职员了……”

声音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于是，他再次吻了她。

“咱们胡同里，还没人有过这福气。”

他所有的伙伴都在从事各种各样的手艺活。走

路经过时，他们会钦佩地盯着他，有时还带着几分妒意。如果不是因为无情地清楚感到，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那他本该有多么快活啊！

“你是咱这里唯一的先生了！”

他轻轻地答道：

“这事儿，出了咱们胡同，就分文不值。”

“别管外头，咱们胡同可都是赶车的啊！”

他第三次吻了她，说：

“提起赶车，你也得尊敬才是。”

“对，你真够仗义的！”

她父亲在奥斯曼哥哥被捕的那次冲突中也被捕了，后来进了监狱，并因此死在里头。不过，这些事件，人们认为是光荣的，胡同里一谈起来总是交口赞誉。

赛伊姐绕到一个意思十分清楚的问题上来了，他装糊涂也没用，这不，她在问：

“以后怎么办呢？”

他知道，她渴望听到一个能使她愉快、幸福的字眼。他也知道，自己因此所感到的幸福，即使不比她多，也不会比她少。赛伊姐爱他，他也爱这个姑娘，不能没有她。但是，他害怕，他必须考虑上千百次，必须看一看那几条令人难熬的准则，必须看得远些。未来的生活，为他敞开了大门，也提出了挑战。

“你指什么，赛伊姐？”

她声音很小，却很固执：

“没什么！”

“别忘了，我们还太年轻……”